

我是老师

◆梁荣

我是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老师，可在每个孩子的心里，都有一个不同的我。

非非的那个我，是淋着雨抱着她往医务室跑的狼狈模样。“那天游泳课上到一半，天突然就沉了，雨点砸在水面上啪啪作响。梁老师扯着嗓子喊我们上来，同学们光着脚在湿滑的池边乱成一团，他和游泳教练像两个牧羊人一样在后面跟着。我摔倒了，膝盖蹭在粗糙的水泥地上，血混着雨水往下淌……”非非在作文里这样写道，“梁老师二话不说，抱起我就往医务室跑。雨下得更大了，梁老师浑身都湿透了。我抬头看他，他镜片上全是雨，像极了我情不自禁流下的泪……”

我读到这篇作文时，心里一酸。其实那天我什么都没想，看见一个孩子摔了，抱起来就奔向医务室。但她记在心里，写得那么细，连我镜片上的雨都记得。孩子的心是一面镜子，你照进去什

么，它就映出什么。

书虫小志记得的我，大概是那个帮他讨回《哈利·波特》的“老梁”。他数学课上偷看小说被老师逮个正着，老师气坏了，把他的一整套书全没收了。小志蔫了好几天，来找我时眼圈都是红的。我去找老师说明情况，立了字据作担保，才把书要回来。把小志叫到办公室还书时，我告诉他，喜欢阅读是好事，但读书也要看场合。数学课就该学数学，这是对老师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时间的尊重。他使劲点头，抱着书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。后来这孩子考上了很好的中学，每年教师节都给我发消息，有一年写的是：梁老师，谢谢你当年没骂我，还帮我把手要回来。你说得对，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事。

嘉茵心里的我，恐怕是那个“力排众议”选她当科代表的“伯乐”。她的语文成绩一直不突出，作文常常写不够字数。但我发现，她总是默默地把同学们

交上来的乱七八糟的作业本一擦擦码整齐，讲台上的粉笔盒她也按颜色摆好。我选她做语文科代表，有老师不理解，说她成绩太差，不合适。我说，选科代表又不是选分数代表——做好这门课的“管家”，她比谁都合适。

这个“管家”，嘉茵一做就是三年。经她之手，班上的语文作业本永远整整齐齐，谁没交、为什么没交，她的小本子上记得一清二楚。我每天翻开那个本子，全班交作业情况尽在眼底。她现在已是个利落的大姑娘了，在市中心开了家花店。店里的花被她按色系、花期分门别类摆得赏心悦目。她一边忙着包花一边笑着问我：“梁老师，我现在整理花束的样子，是不是跟当年在教室后面理作业本一模一样？”

我笑而不答，抱着花走出花店，阳光正好。在教师这条路上走了20多年，路还是那条路，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们长大了，有的成了医生，有的做了老

板，有的还在读书，但在他们心里某个角落，大概都住着一个不一样的梁老师：也许是雨天抱着他们跑的恩师，是帮他们要回小说的兄弟，是相信他们能做好一件事的“伯乐”。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他们也在塑造着我。非非让我知道，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被无限放大，所以更要谨言慎行；小志让我知道，信任比说教更有力量；嘉茵让我知道，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光，老师要做的是把灯点亮。

这就是我，一个任教二十余载的小学语文老师。讲台不大，三尺见方，站上去就是一生。书声琅琅里，粉笔灰落了一肩又一肩，我老了，可讲台下的眼睛永远年轻。他们的目光追着我，我便不敢懈怠，努力活成他们眼中那个善良、明理、温和的梁老师。然后，等他们长大，再把这些温暖传下去。

身为老师，如此而已，又如此不简单。

恩师如炬

◆黄美卿

“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，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。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，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……”九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香轻抚大地，熟悉的旋律总在这时悄然漫上心头。每当这个时节，总能想起我的恩师。她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黄老师，也是第一个把“自信”二字种进我心里的人。

那时的我，是个总爱缩在教室角落的孩子。个子比同学们矮，脸上有几颗黑痣，说话时总习惯低着头，仿佛自己是只“丑小鸭”。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，直到那场班级故事比赛到来。黄老师站在讲台上宣布：“我们班下周举办讲故事比赛，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个故事。”她的声音温柔却有力量。我慌忙低下头，心里直发颤：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故事，简直是大难题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为了应付比赛，我每天放学都躲在房间里练习讲《狐狸和乌鸦》的故事。对着镜子，一边讲一边做动作，可一想到台下几十双眼睛，声音就止不住地发颤。比赛那天，同学们一个个走上讲台，有的声情并茂，有的活泼有趣，掌声一次次在教室里响起。我坐在座位上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手心全是汗，感觉心脏几乎都要跳出来了。

“下一个，有请小卿同学。”当黄老师念出我的名字时，我慢慢吞吞地站起来，脚步沉重地走向讲台，不敢抬头看任何人。故事的开头在喉咙里打转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就在我快要放弃、逃回座位时，黄老师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别紧张，老师相信

你，慢慢说。”

我抬头看了看黄老师的眼睛。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责备，只有鼓励和信任，像两团温暖的火焰，瞬间驱散了我心里的恐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重新开口，虽然声音有些颤抖，但这次，我没有只看着地板。当我像平时练习时那样，一边做动作，一边讲完故事，教室里响起了掌声，而黄老师的掌声最响亮。“讲得真好！”她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“你的声音很有感染力，要是再自信一点，肯定能更出色。学校马上要举办讲故事比赛，老师希望你代表我们班参加。”

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未得到过这样的肯定，更别说代表班级参加比赛。黄老师的话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变了。每天放学后，我会主动留在教室里，对着黄老师练习讲故事，她耐心地帮我纠正语气、调整表情。在学校的故事比赛中，我自信地讲完故事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校长在点评时说：“没想到小小的女同学，表现得如此出色，加油！”我知道，那个自卑的“丑小鸭”正在慢慢蜕变。

除了帮我建立自信，黄老师还点亮了我的文学梦。那时我特别喜欢文学，可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无法购买课外书籍，就把学校订的报刊、杂志小心翼翼地

保存起来，然后把里面的好词好句摘录在本子上，利用课余时间反复记熟。

有一次，黄老师批改作业时，发现了我夹在作业本里的摘录本。她翻开本子，看着我密密麻麻摘录的好词好句，眼中满是欣慰。“你很用心，也很有文学天赋。”黄老师把摘录本还给我时，还递给我一本《故事大王》，“这本书送给你，多读书，多积累，将来一定能写出好文章。”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，我像宝贝一样珍藏着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读几页，并把里面的好词好句摘录在本子上。黄老师把我的摘录本展示给同学们看，鼓励大家向我学习，还经常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。在她的鼓励下，我对文学的热爱愈发浓厚。

又是一年教师节，窗外的桂花开得正盛。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》的旋律再次在我耳边回响：“啊，每当想起您，敬爱的好老师，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……”小学毕业已经30多年了，黄老师的身影，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我知道，老师的鼓励已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她就像黑夜中的灯塔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；又像寒冬里的暖阳，温暖我成长的岁月。是她，让我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只要勇敢地抬起头，就能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

岁月无声

元山的榕树

◆吴彩云

在恩平市横陂镇元山村，晚风掠过榕冠，枝叶簌簌絮语，低吟着古村的岁月悠长，奏响属于这片水土生生不息的时光乐章。

元山的古榕，既是时光的见证者，亦是乡土最深沉的守望者。数百年来，苍苍榕影与元山人世世代代相伴共生，深深扎根于村落文脉，融入百姓烟火，成为元山土地最温润、最厚重的印记。

榕树，是岭南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嘉木。它千直根深，四季常青，生命力蓬勃旺盛，能独木成林。岭南素有“无榕不成村”的古俗。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写道：“榕易高大，广人多植作风水，墟落间榕树多者，地必兴。”一语道出岭南植榕兴村、庇佑乡亲的千年传统。

明景泰六年（1455年），先祖吴武宗携家眷从大享村迁此立基，肇建元山村。村落坐北朝南，背靠连绵叠翠的连坑尾笔架山脉，左右青山环抱拱卫，南向远眺壮阔镇海湾。山峦如龙起伏，三峰笔架天成，砂手围护村场，与前方群山遥遥呼应，山水合围、格局完整，是百里乡域内公认藏风聚气的灵秀福地。

元山村天然山水虽佳，仍有地势空

缺。先祖深谙堪舆之道，为补全村场格局、挡风聚气、稳固水土，特意在村落风口空缺之处遍植榕树，以苍翠林木构筑天然屏障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护佑一方安宁。

数百载风雨沧桑，元山古榕蔚然成景，一树一姿，各有传奇。旧村东北角古榕虬枝腾空，宛若飞龙起舞，乡人美其名曰“龙榕”；后山古榕独木成林，绿荫覆满山野；昔日连坑山口榕躯干粗壮，径逾两米，树腹中空，可容人穿行；村东垌口古榕伫立村口，见证无数乡人离别归来，一树榕影，牵系万千游子叶落归根的故土深情。

一树榕荫，半部村史。古榕扎根元山沃土，历经朝代更迭、岁月变迁，早已融入村民生活肌理。岁月悠长，乡人于榕下纳凉休憩、闲谈讲古，孩童嬉戏追逐，烟火袅袅、笑语盈盈。榕树不择贫瘠，不畏风雨，以生生不息的坚韧力量，岁岁常青、默默守护。

岁月沉淀，榕荫成忆。独属于元山人的“榕树记忆”，化作代代相传、萦绕心底的乡愁眷恋。古榕无言，荫庇千秋，见证元山吴氏一脉开基拓土、世代繁衍，守望这片山水绵长、文脉永续、烟火恒兴。



“龙榕”。周华东 摄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

江门日报社